

小品文理解的层次性*

——对明代小品文的现代诠释

葛 勇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从《明人小品选》入手,利用诠释学的理论来理解小品文,可以从文本、间距、视域三个不同的理解层面逐渐深入到小品文的美质,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小品文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诠释;层次;明代小品文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2-0058-04

一、概述

在文学上,中国文学的正统是“载道”的诗文,是那种表现政治理想、宣扬伦理教化的古文,散文中的小品尽管也属于“文”中的一分子,却由于是晚明盛行的,与晚明的风尚相联系的,而被正统的古文家所不齿。在《四库全书总目》172卷中有这样的评述:“明之末造,太仓、历下,余焰犹张,公安、竟陵,新声屡变,文章衰弊,莫甚斯时。”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大力鼓吹下,明人的小品才登堂入室,有了自己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在鲁迅先生的批评后,加上以后50年代以后有意无意的忽视,小品文的地位又有了波折,直到80年代中才开始有了新的转机,对小品文的认识恰似事物发展的螺旋法则一样。所以我们的阅读过程也容易受到这些波折,这就是典型的诠释中的“视域”问题和“间距化”的原因,所以用这样的理论很能帮助我们更深层次地发现小品文的真实魅力。《明人小品选》^[1]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刘大杰编选的小品文集,其中较多地将明代文学中很有魅力的部分展现了出来,包含了杂文书信、杂记、序跋、小传四个部分,涵盖的作家有七八十位,摘取了数百册明人作品集中的作品,有相当大的涉及范围,很能代表明人

小品文的风格特征和主要成就,因而从这本小册子入手,可以由浅入深地了解小品文在明代的主要特征,更有针对性地把握其独特又丰富的艺术魅力。

二、文辞的美——文本理解

我们理解的第一层面是作品本身,也就是文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离不开文本,文本是我们理解的基础。文本不是诠释学的独有概念,它是对于作品的一种统称,但在诠释学中,它是整个诠释体系的基础,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有所谓的诠释。现代诠释学无论是前期的施莱尔马赫还是后期的伽达默尔,他们的诠释核心都着重在文本上。伽达默尔就以为“只有当我们参与文本并认真取其真理要求时,我们才能正确理解该文本”^{[2]59}。尽管由于文本的理解上的不同产生了新的诠释转向,但文本的核心意义在几乎所有的诠释者那里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我们了解小品文的特征时,最初就应该深入到文本,体会其中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

《明人小品选》中收录的作品在内容上主要侧重于写平凡的生活,有山水游记、朋友间的交往、生活中的小事趣事,还有为作品写的序跋、为人物写的个人传记,内容相当丰富多彩。像卫泳辑录的《谈美人》、钟惺编订的《胜境》等作品,就

* 收稿日期:2006-12-19

作者简介:葛 勇(1980-),男,江苏南通人,扬州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是从生活中的情趣入手,寻找生活中的美;而陈子龙的《三概》、袁宏道的《山居斗鸡记》一类,则是寄寓作者的情感,反映社会现实的;至于大量的游记和传文,最典型的是祁彪佳的《寓山注》,将生活点缀得相当富有诗情画意。可以说,《明人小品选》这样的文本给我们的认识是一个有着丰富生活色彩的文人世界,在内容上不仅是本真的生活状态而且还是具有文化底蕴和品位的真实艺术世界。

在艺术上,我们可以从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入手简单分析。袁宏道的《山居斗鸡记》叙述的只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巨鸡”和“美鸡”的争斗,可是他写得栩栩动人。先交待地点、事情的起因“蒋氏隐于商,从燕地归,得一巨鸡”,然后简洁生动的刻画了巨鸡、美鸡的外形和神态,一个“足高尺许、粗毛厉嘴”,一个“玉羽金冠、娟然更可人”,一个“随意加啄”,一个“气不肯下”,于是争斗发生,闪转腾挪,斗力斗勇斗巧,各有损伤,而作者却是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大抵见美鸡或得一捷,则大生欢喜”,看到美鸡不胜就烦恼起来,幸好童子相助,“抱不平”,帮助美鸡多次打跑巨鸡。经过这段简洁的描述,我们如同亲临现场,而且也有些跃跃欲试。作者只用了简单的描绘就达到了让读者身临其境的目的,在艺术上的确大有手段。不仅语言形象生动,富有生活色彩,而且用词平实通俗;形式上,句子长短自如又错落有致,还带有一些骈体的句式;最重要的在作品中还带有作者强烈的情感,把自己对事物的情感融入文中,尤其篇末把自己沉浸在故事中,表达自己的爱憎。从这样的短文可以看到明人小品文的一个很普遍的特色:自然、平实、充满生活情趣和个人情感,这是文本传达给我们的认识,是在阅读中体验到的。

像这样从文本着手,我们会单纯追究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我们可以体会到小品文是一种富有艺术美感、有生活韵味的美文;但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如果我们只是把文本带回到单纯的源泉材料、单纯的传承物,或只是认为它们是关于事情的报道,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理解作为文本的文本”^{[2]387},所以如果只从文本出发,对文本的理解还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我们还需要把小品文这样的文学样式带入到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去进行理解。

三、文化内涵的深层次理解——间距的作用

对小品文文化的深层次理解是建立在我们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认识的基础上的,在诠释的理论中,这就是“间距化”的作用。对于“间距”的理解,诠释学本身就存在着分歧,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认为间距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但到了当代的法国哲学家利科尔却认为“人类经验的历史真实性的根本特征,即在间距中并通过间距而交流”。在明代小品文的认识上,我们也存在“间距化”的问题。明代的小品文本跟我们有两种主要的“间距”:意愿和表达的间距、阅读者和表达者的间距。前一种是典型的传统理论,书写创作和意愿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是时代和个人能力所限制的,还有一些客观因素;后一种则是现代诠释理论的认识,创作者和理解阅读者是处于不同的前见或者前把握中的,文本是从一定的语境向宽广无限制的开放阅读,理解就成了一个理解者的事情,西方人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从文本的表达来看,小品文不是所谓的闲适文学,它是用来表达个人情感的,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无论是谈风花雪月还是说亭台楼阁,都是为了表达作者的个人喜好和对社会审美的追求,但是小品文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制约了他们的这种个人抒情。在一个理学禁锢、道德僵化的氛围中,明代的许多作家开始尝试突破那种“代圣贤立言”的呆板文风,前后七子的摹拟复古尽管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但他们在追求一种新的真实;至于蓬勃兴起的市民文艺,则真正突破了时代的枷锁;但处于正统和世俗之间的小品文作者,就陷入了两难,他们不喜欢复古的风气,也放不下自己士人的身份,只有在两者之间游离,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风格。《明人小品选》中选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这样的作者创作的,他们描写自然、抒情记事往往和日常气息、世俗生活更为接近,抒发的大多是日常情感,但他们又和民间文艺有很大距离,还夹杂着很多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和社会立场。从这样的层面再阅读小品文,会很容易地发现那些看似闲淡的文字背后,还有作家在时代中的一些深层次感触,《谈美人》的结尾感叹“缘色以为好,可以保身,可以乐天,可以忘忧,可以尽年”,这样的感受是在对“名节道

义”的责难中产生的,把古人劝戒色的所有教条都推翻了,于是张扬的人性就释放了。这样突破了时代的间距,我们就可以重新建构一个小品文的文化背景,把这种文本的原意渐渐彰显出来,这正是消除误解的方式。还应指出的是,我们的突破是一种无限的接近过程,而不是回归历史,因为历史的客观发展让我们几乎不可能复原它。

从阅读者(理解者)的角度出发,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间距”无法避免,客观地造成了理解的距离,但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理解与文本本身的意义相比,却又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间距”不仅不是障碍,而且是文本意义的生产域。由于我们现在的理解者已经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的角度理解了明代社会的现实和文学史发展的趋势,并且有了相当客观地评判基础,我们由于时间历史的“间距”而获得了超越明人小品文本身的创作意义,从而有了更全面地理解,再将这种理解带入到具体明人小品文的分析中,我们就拥有了对小品文创作的更准确的认识。明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由于经济新因素的勃兴,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个人情绪开始萌发,作家们部分地从那种载道的传统走向了市俗,他们关注的不再局限于国家民族的大事,而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对正常生活的追求。像卫泳辑录的《谈美人》从闺房、首饰衣裳、选侍、雅供、博古、神态情趣、及时行乐、晤对、钟情、借资、招隐、达观等十二个角度来追求女性美,完全是一种情欲和审美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传统文化中是文人避讳的“淫词”,如果没有历史间距,完全从传统文化的参与者来看,这样的作品也是很很庄重的,可是一旦我们脱离了这样的时空限制,包容了“间距”的内涵,我们就会觉得这些描述十分自然,只是一种纯粹宣扬美和追求美的表述,更谈不上是“淫词”了。在利科尔的理论中,这就是一种新的“占有”,理解就成了在文本面前理解自我,也就是我们通过文本理解证明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因此我们把明代小品文放在现代的理解中,就可以更深入地发现小品文的现实魅力。

应该说,诠释学上“间距化”的分歧只是因为诠释学家们在不同层面上的对不同角度理解,只有结合起来,才可以科学地将诠释理论应用到小品文的分析中,从这个概念着手重新审视明代小品文创作,文本的意义表述和文化思想的表达就更深了一层,也就是从单纯的文本意义深化到了

文化上的深度,这是第二层次的理解。

四、反思交融的全面理解——视域的融合

如果我们致力于某种出自别的文化或某种遥远的过去的文本,由于每个人的前理解有相当的差距,我们诠释的方式就会产生变化。谈到明代的小品文,就不能不谈它的理解和接受史,这其实就是一个诠释发展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诠释者所拥有的前见和视界不同而已。把握这样的诠释过程就如同一层层褪去外在的包装去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一样,可以从新的角度实现对文学的全面理解。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视域角度着手,将这些视域融合起来,“通过这种视域融合,文本和我得到某种共同的视域,同时我在文本的它在性认识了文本。这种融合性就是诠释学经验真正重要的东西。”^[3]

在明清文人的视域中,他们的前见是古文的正宗,小品文就自然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尽管在晚明公安、竟陵派把这样的文体发挥得十分出彩。在那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中国文化的载道功能更加着重,小品文没有了复兴的契机。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再质疑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为散文小品恢复了名誉。周作人、林语堂等大力鼓吹小品的创作,让小品文在三十年代再度辉煌,可由于鲁迅先生在他的视域中更强调时代批判性,切中了小品文的某些弊病,小品文的地位又滑入了低谷。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有了复苏的可能。这种起伏的理解过程就体现了视域理解的发展过程,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周作人和鲁迅的两种典型的理解方式,通过对这两种并行又有些冲突的视域的融合,可以将小品文理解得更全面清楚。

周作人所进行的是对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建设,他的视域是“人道主义”、“平民文学”,他的前结构是打破封建传统的旧文学,就是对“贵族文学”的反其道而行之,是顺应个性解放的“五四”热潮的。于是他理解的小品文创作就成了他的文学主张的重要体现,在1921年6月发表的《美文》中他真正从理论上确立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的小品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沉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4]。从这

样的视角着手,周作人就沉浸在他的视域中,从理论和创作上追求对小品文的审美性和自我情感的表达,于是他的小品文延续了“闲适”的一面,抒发淡淡的苦痛和喜悦,即“凡人的悲哀”。沿着这样的视域,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小品文在审美上的和抒发情感上的深刻韵味,从而体会它的美的内涵^[5]。

而鲁迅走的是另一条途径,他着眼的不仅有五四新文化的自醒,而且还有为国家民族的自强,周作人要求人的觉醒,鲁迅更希望国家民族的觉醒。于是在《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的评价是:“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6]鲁迅把“革命”的文学主张应用于小品文的理解中,明代的小品尚有革命的一面,可是现在没有了。沿着鲁迅的视域,我们发现的是小品文在文化上的魅力和思想上的缺陷以及小品文在文艺以外的深刻意义。

尽管这两种视域在矛盾中共存,但它们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而且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明人小品选》中那些看似是“闲适”的纯粹写景的小品,往往也包含着这两种视域的结合。祁彪佳的《寓山注》尽管主要写个人的居住品位和风景的韵味,但其中的“四负堂”篇就写了金如玉先生对

作者这种沉浸于山水之中的批评:有“逞一己之小慧,忘天下之大计”的“负君”;有未尊大人之道的“负亲”;有“混明珠于瓦砾,弃良苗为稊稂”的“负己”。作者深以为然,并领悟到自己的“负友”,给自己的屋子取名“四负堂”。我们的理解一旦融合以上两种诠释的视域,就可以看到一个拥有个人情趣,带有情感追求,但又满怀拯世济民理想的文人士大夫,这恰恰和祁彪佳在明代末年为了救国甘心付出,南都失守又绝食而亡的形象十分吻合。这样的视域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文本的全面理解。

视域的融合是文学作品理解的一种多维认识,可以实现在文本基础上的多角度思考,甚至可以包容对错误见解的理解,从而逐步实现向文本最真实最深刻意义的接近。在小品文的理解上运用这样的观点,可以消除我们前结构中的许多不真成分,并且能够消除片面性,实现在历史和空间上对小品文的全面理解。

小品文的繁荣,包含了很多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如果在诠释的过程中带着相对客观的态度,循序渐进地加以理解,就可以实现对这种带有近代人文气息、超越历史沉积、面向未来的文艺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而这也正是学习文学方法的主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 刘大杰. 明人小品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
- [2] 严平. 加达默尔集[M]. 邓安庆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 [3] 洪汉鼎. 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34.
- [4] 周作人. 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序跋文[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27.
- [5] 钱理群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50.
- [6] 鲁迅. 魏晋风度及其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45.

Comprehension of the Essay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ays of Ming dynasty

GE Y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florilegium of the essays of Ming dynasty, and using the theory of Hermeneutics, we can find the essential beauty of the essays gradually by comprehending from three different levels: text, distance and eyeshot, then we can realize the particular charm of the essays thoroughly.

Keywords: interpretation; levels; the essays of Ming dynasty